

犹如黑色的闪电

——记阿尔文·艾利舞蹈团 ◆ 钱世锦



第一次看阿尔文·艾利舞蹈团的精湛表演,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实况转播上。当时我那位芭蕾舞团的同事便惊叹:“呵!真犹如黑色的闪电!”那时,我们都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黑人舞者能“跳得如此高,转圈又那么快。穿梭于舞台中间,犹如闪电”?后来有人告诉我们,“黑人身体中的遗传基因确是和其他人种不一样”。他(她)们似乎天生更加适宜运动、舞蹈和歌唱。

阿尔文·艾利本人是黑人。1931年3月出生在美国中南部的得克萨斯州,从小便受到南方黑人聚居环境里那种固有的“艺术氛围”的熏陶:蓝调、灵歌、福音歌、爵士乐……

然而艾利特别热衷跳舞,通过凯瑟琳现代舞团和蒙特卡罗洛赛芭蕾舞团的系统训练,1958年3月在纽约第92街年轻希伯来人协会,艾利发起成立了完全“以非裔美国现代舞演员”组成的用阿尔文·艾利名字命名的舞蹈团,英文则为美国舞蹈剧院(American Dance Theatre)。这个舞团的诞生从此改变了美国舞蹈的内涵。近半个世纪以来,舞团频繁地在美国及世界各地演出,拥有六大洲68个国家(包括美国48个州)的1900多万观众。至今,阿尔文·艾利舞团已被公认为美国最重要的文化大使之一,推动了独特的非洲—美国文化,极大地丰富了美国现代舞传统。

美国著名指挥家伦纳德·斯拉特金将从2008—2009音乐季开始出任底特律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他将在这个乐季结束后卸去担任了12年的美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一职。底特律交响乐团的前任总监是内美·雅尔维,雅尔维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了15年,已从2005年起转而担任乐团的名誉音乐总监。

“我第一次指挥底特律交响乐团已有20年了。那时第一拍打下去我就明白这是个非同凡响的乐团。”斯拉特金说,“我相信我们能实现成为一个优秀的、训练有素的、崭新的乐团的梦想,美国音乐、录音和旅行演出对于底特律交响乐团的质量和传统将带来新的关注。我期待着最激动人心的、有所回报的任期。”

尽管在2008年秋天之前斯拉特金没有正式的职位,但他将在底特律乐团的艺术指导上很快承担起责任,2007年乐季他将指挥5周的音乐会,接下来的乐季他会承担乐团一半的演出。

斯拉特金的其他角色包括英国皇家爱乐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美国纳什维尔交响乐团的音乐顾问,2008年,他还将出任匹兹堡交响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

1999年,斯拉特金曾率美国国家交响乐团来沪演出。

2007年10月20日,上海,拥有逾250年制表历史的知名品牌江诗丹顿携手音乐大师谭盾,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了一场盛大的视觉与听觉盛典——江诗丹顿“Patrimony传承之夜”谭盾上海音乐会。来自亚太区及日本近1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嘉宾、媒体来到上海莅临这场视听大典,一起共享震撼心灵的感受,品味当代艺术诠释传统经典散发的永恒魅力。

在这场音乐大典中,谭盾演绎了其最为得意的两部有机音乐系列作品《纸乐》与《水乐》。三个从天花板垂落至舞台的巨大纸轴俨然成了打击乐器,在打击乐手的敲击下,翻滚、跃动的纸

传承经典 演绎现代

◆ 洪洪

轴营造出一场惊天动地的暴风雨。舞台上,引人入胜的音乐竟都出自各种各样的纸制品:用硬纸板做成的纸桶、纸箱、啦啦队的纸制绒球、纸袋、纸伞……与交响乐团合谱出独一无二的大自然协奏曲。《水乐》,宛如一场令人愉悦的神圣洗礼,根据童年对水声的音乐记忆,谭盾以其独特的方式来表现自然的水声,创作出一部非凡的佳作。为了实现他的《水乐》理念,谭盾把几个巨大透明的水盆改造成乐器,并以此为核心独创了一系列水乐器。

乐手用手或玻璃器皿击打水面,把锣和碗浸没于水盆中有节奏地晃动拉奏,对水管、水瓶、水铃和水摇器的使用,让这部作品更加出彩。水与纸的神妙在这一刻演绎的淋漓尽致。

谭盾曾说:“只有传承,才能够将优良文化和一些不应该消逝的东西流传久远。”这正与Patrimony传承系列的设计初衷不谋而合,它集合了经典和现代的特质,保存了江诗丹顿历经数百年的传统工艺,又交织着完美的当代技术,它不是一件音乐作品,

自从第一次在电视上目睹阿尔文·艾利舞蹈团的二十年后,2004年9月,在刚落成不久的上海大剧院,我们终于有机会亲临现场欣赏到这个当年曾让许多中国舞者动情的舞蹈团。那次演出舞团在两天里共上演了两套剧目,第一晚是《夜之生灵》《呐喊》《插曲》和《启示录》,第二晚除了重复演出《启示录》外,又推出了《里斯本的冬天》、《激流勇进》。舞团之所以接连两个晚上都要演《启示录》,恐怕主要就是因为这部作品实在是艾利最为著名的代表作。艾利曾解释创作这个舞蹈的灵感完全源自对自己“血液的记忆”——得克萨斯州深深的生活烙印。在传统的黑人音乐的旋律和节拍的伴奏下,舞者将黑人兄弟姐妹从“悲哀的朝圣者”向“行动,大家行动”的转变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给人以心灵上的极大震撼。

阿尔文·艾利一生创作编导了79部舞蹈作品,但他从没有把舞团变成纯粹个人作品的展示舞台。1989年去世前,艾利约请他的学生莱迪斯·杰米逊小姐出来担任艺术总监。她说:“我希望我是艾利梦想的延续,他留给我一张线路图,非常清晰,非常有用。”在艾利之后的日子里,杰米逊为舞团创编了许多舞蹈作品,如《潜水》(Diving)(1984)、《裂缝》(Rift)(1991)、《河畔》(Riverside)(1995)、《甜蜜的释放》(Sweet Release)(1996)以及为林肯艺术中心艺术节(2000)创作的《双重暴露》。她所编的舞蹈《献给阿尔文·艾利的赞美诗》曾荣获艾美奖。如今,杰米逊小姐仍然在为发扬阿尔文·艾利的舞蹈精神而努力着。位于纽约第55街和第九大道的艾利王国的艺术大厦已于2004年交付使用,这也是舞团期望已久的梦想的实现。

本月29、30日,阿尔文·艾利舞蹈团在杰米逊小姐的带领下,将再次登上大剧院的舞台,仍然要强档推出《启示录》,同时还要上演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写于1904年的代表作《火鸟》的新版本(莫里斯·贝嘉编导)。舞团重新诠释了这一以“反抗和革命”为象征的经典童话,相信会呈现给上海观众全新的美感。

一次征文 两场演出

上海歌剧院将“纪念歌剧”进行到底 ◆ 仁者

在全球歌剧界隆重纪念歌剧400年庆的日子里,上海歌剧院继在大剧院举办歌剧400年的纪念展后,又将“马不停蹄”,在近期组织一次征文,两场庆典演出,把“纪念歌剧”这一主题活动持续有序地贯串进行到底。

首先,上海歌剧院即日起,将以“纪念歌剧400年”为主题,面向社会举办有奖征文活动,题目、体裁、题材不限(截稿日期:2007年11月18日)。获奖文章将在音乐杂志及报刊上发表,获奖者将获得庆典音乐会赠票及精美礼品一份,并成为上海歌剧院“歌剧之友”的终身会员,届时还将与歌剧界名流共同参与庆典系列活动。

其次,上海歌剧院将于11月26日晚,在上海大剧院举办一场名为“华人名家篇·群星璀璨”的音乐会,二十位曾获国际声乐大奖(包括近年来涌现的后起之秀),在国际乐坛享有一定声誉的华人歌唱家欢聚一堂,引吭高歌。他们是:马梅、玄红、陈小群、张建一、张峰、迟黎明、沈洋、迪里拜尔、范竞马、杨光、杨洁、杨小勇、柳红玲、高曼华、袁晨野、徐晓英、廖昌永、熊郁菲、魏松、戴玉强(按姓氏笔画排名)。著名指挥家、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当晚将亲率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为歌剧明星们助阵。

而在12月2日,上海歌剧院又将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一场名为“名剧名段篇·今夜无人入睡”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将会邀请美国弗吉尼亚歌剧院艺术总监彼得·马克先生执棒,由弗吉尼亚歌剧院的女高音克里斯汀娜·那西弗、简·瑞汀与上海歌剧院的歌唱家杨小勇、迟黎明合作,倾情演唱歌剧中的名段名曲。

作为一名指挥,彼得·马克已成功带领弗吉尼亚歌剧院进行了95场高质量的歌剧演出,并将歌剧院推上了世界舞台,包括南非、伦敦、纽约等。2005年,他在刚落成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指挥上海歌剧院成功上演了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获得各方好评。而两位女高音克里斯汀娜·那西弗、简·瑞汀,更是嗓音出色,表演上佳,在欧美舞台屡获赞誉。



却是钟表界的“传世乐章”。“坚持传承经典,不断探索与创新,实现自我突破与价值升华”,这是谭盾始终追求的音乐创作之路,也是江诗丹顿Patrimony传承系列所要带给我们的哲学精神。



再见卡雷拉斯

百感交集

◆ 任海杰

在写这篇文章时,涌上心头的就是这四个字:“百感交集。”

本来早就准备好了,那天要去听一位钢琴家的独奏音乐会。但到了9月底,突然有消息说,卡雷拉斯要来上海大剧院举行一场独唱音乐会。马上打电话到大剧院的售票处,回答说他们还不知道。我就疑惑了,按常规,像卡雷拉斯这样的大牌,要举办音乐会,早就热闹开了。后来才知,他是为了特奥会闭幕式,才到上海,并举行一场独唱音乐会。

就在犹犹豫豫中,10月12日即刻到了。直到那天下午4点,我决定放弃原定的那场钢琴独奏音乐会,改去听卡雷拉斯。卡雷拉斯已经61岁了,这样年龄的男高音,听一次少一次了。2005年,他在东艺的那场独唱,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而不久前帕瓦罗蒂的离世,更令人感到生命的无常。于是,在有些激动情绪的驱使下,我直奔大剧院,并从黄牛手中退了张高价位的票。我想近距离地聆听卡雷拉斯。

走进大剧院,发现舞台布置得很漂亮,但马上感觉不对——舞台上怎么会有话筒、会有扩音设备?难道卡雷拉斯老了,唱不动了?在大剧院这样的演出场所,只有唱流行音乐的才需用话筒、用扩音设备。前几年,帕瓦罗蒂在有4000人座位的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唱他生前的最后一部歌剧《托斯卡》,尽管他那时已年近七十,尽管他已老态龙钟,但那晚的告别演出他也没有用“电声”。

就在我浮想联翩中,卡雷拉斯出场了,两年不见,他更清瘦了,头发已全部花白,老得比较明显,令人感叹岁月的无情。不过他的风度仪表、举手投足,一如既往地优雅高贵,亲切迷人。听过许多卡雷拉斯的唱片,也听过他的现场,对他的歌声已非常熟悉了,但此刻通过“电声”传出,非常刺耳,很不受听,没听几首(整场演出,以艺术歌曲为主),就已耳膜胀痛。听这样的演唱,真还不如在家里听唱片。就这样,上半场我几乎是在“稀里糊涂”中度过的,也没有情绪鼓掌。

转机出现在下半场。下半场第一首曲目是威尔弟的合唱《飞吧,让思想插上金色的翅膀》,伴随着深情激昂的旋律,舞台上方的屏幕上打出了“怀念帕瓦罗蒂”的字样,并放映帕瓦罗蒂从童年到去世前的生平影像专辑、他和卡雷拉斯同台演出的情景以及他对卡雷拉斯的评价,这时我的眼睛猛然发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合唱完后,卡雷拉斯上台致词,深情缅怀帕瓦罗蒂,并说今天晚上的演出是献给帕瓦罗蒂的,接着,他以一首《激情》致敬帕瓦罗蒂。此时的卡雷拉斯情到深处,字字句句都是发自肺腑的呼唤和怀念,声情并茂、催人泪下的演唱深深感染了每一位听众,这时我已不再去想声音的质量了(也许经过上半场后我已有些“习惯”),我专注着台上的卡雷拉斯,细心聆听他每一字、每一句的演唱,细心记住他舞台表情的每一瞬间(他的台风和演唱表情实在迷人)。帕瓦罗蒂已经走了,多明戈已退居二线了,卡雷拉斯也已年过六十了(况且他以前曾得过九死一生的大病),曾给世人带来巨大欢乐的三大男高音,真的是见一次少一次了,珍惜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吧!

从下半场开始,我的掌声就再也没有停歇过,以致到后来卡雷拉斯唱完返场曲时,我已手掌发痛,嗓子发毛,但心潮激荡! 再见了,卡雷拉斯!